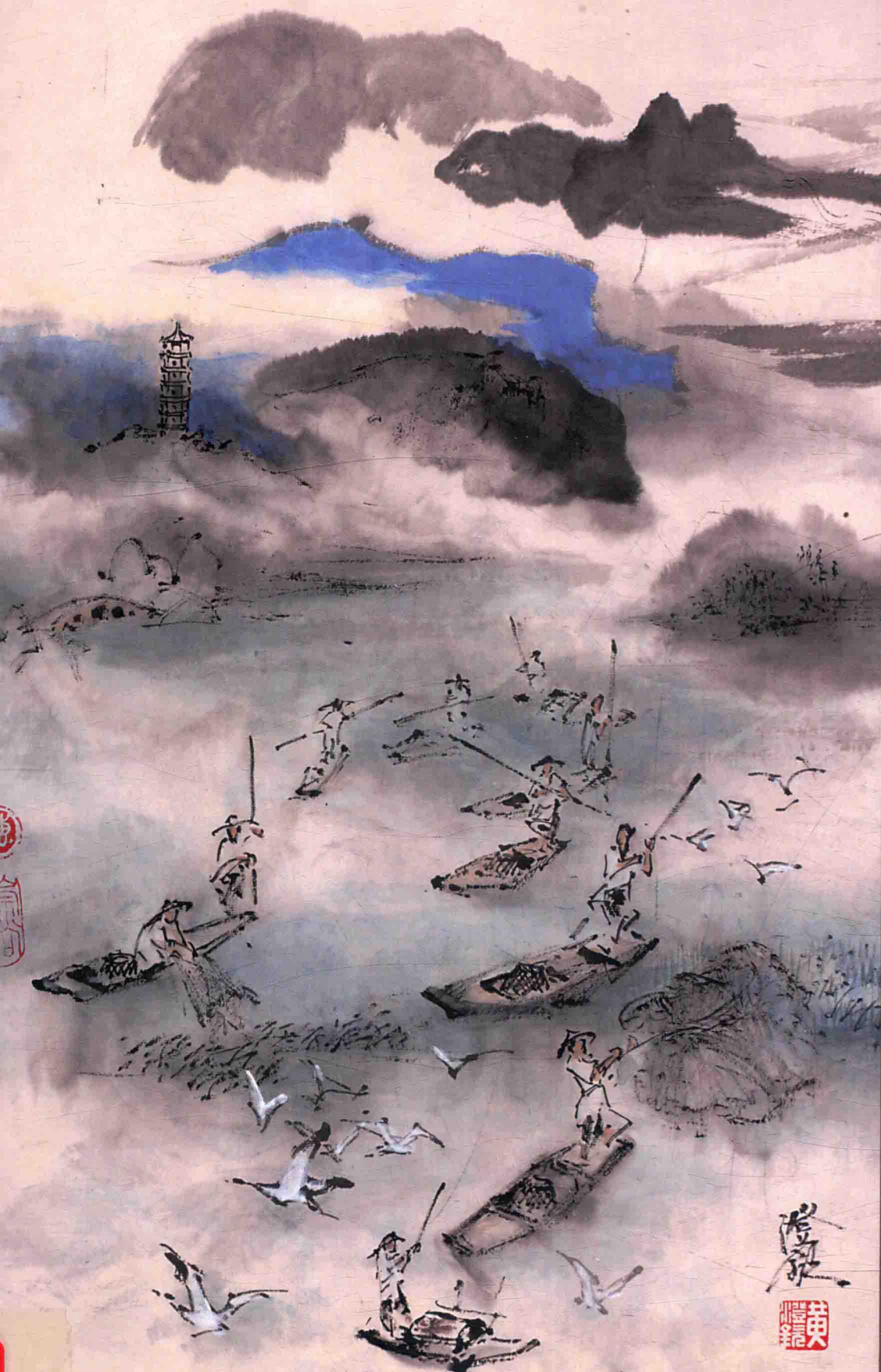


惠州西湖画境

HUIZHOU XIHU HUAJING

黄澄钦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惠州西湖画境

HUIZHOU XIHU HUAJING

黄澄钦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惠州西湖画境 / 黄澄钦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62-4755-0

I. ①惠… II. ①黄… III. ①花鸟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7012号

责任编辑: 李国正 刘向上

责任技编: 罗文轩

作品摄影: 彭松

排版制作: 周朝霞

装帧设计: 蓝素萍

文字编辑: 曾荣龄

惠州西湖画境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网址: 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惠州市海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8

印 数: 1-5000册

ISBN 978-7-5362-4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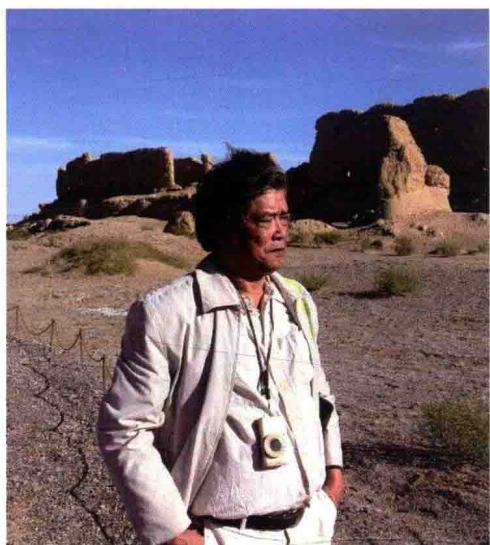
简装本定价: 88.00元 精装本定价: 120.00元

詩畫交輝
映西湖

甲午夏月 劉冠賢



黄澄钦艺术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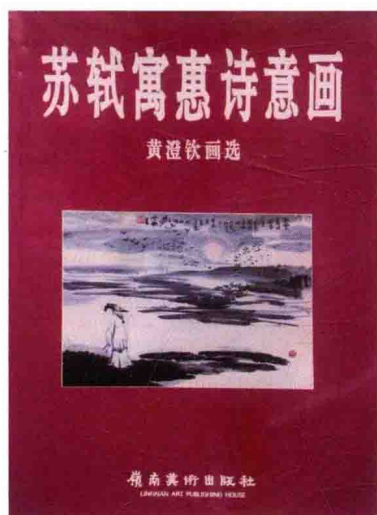
黄澄钦，惠州人，1939年出生于香港。1965年毕业于华南师大生物学系。曾从事过中学教师工作，曾担任过惠州市文化馆馆长、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惠城区文联副主席等职务。现为惠州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惠州画院艺术顾问、蓬莱书画院艺术顾问、惠州文化研究会顾问、四川剑门诗书画院荣誉院长。

他自幼习画，得小学老师孙树浓先生悉心栽培，初中时又得著名画家李九皋老师和岭南画派传人周志毅老师教授国画，工山水、人物、花鸟。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香港大公报》、《广州美术研究》、《广东美术家画刊》、《中国文化报》、《文化参考报》、《荣宝斋》、《广东文艺界》、《惠州日报》、《东江时报》等报纸杂志发表，《香港大公报》、《张永枚诗话》均有文章评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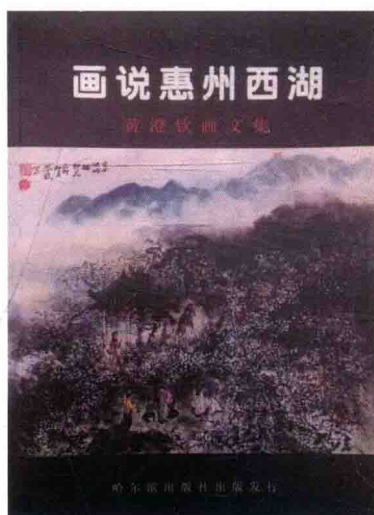
艺术思想

信奉古人所说，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真义。坚持绘画作品要有自身美感动人的创作思想，画家只有在心灵上是一个诗人，方能永葆艺术青春。

黄澄钦“惠州西湖”三部曲



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2年12月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2000年9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7年12月

目录

一诗一画总关情（代序）	徐志达 1
惠州西湖的守望者	
——读黄澄钦《惠州西湖画境》有感	何志成 3
彩墨饱蘸古今情	
——从黄澄钦新著《惠州西湖画境》看其执著的文化追求	邓三君 5
长歌续短歌，请君侧耳听	
——观黄澄钦老师《西湖棹歌》图有感	曾荣玲 7
西湖棹歌	
明·张萱	9
清·江逢辰	20
清·宋湘	31
清·梁鼎芬	36
清·丘逢甲	40
清·黄遵宪	44
清·屈大均	47
清·陈寿祺	51
清·何绛	54
清·喻福基	57
清·刘湛年	60
清·梁佩兰	63
清·叶维阳	65
清·萧涵葵	67
清·佚名	69
清·姚子庄	71
清·翟祖佑	73
民国·黄佐	75
惠州西湖八景	79
西湖记忆	88
春天的呼唤	
——读黄澄钦花鸟画有感	包柏成 105
花香鸟语西湖	106
瑰丽的赞歌	
——读黄澄钦《惠州西湖画境》有感	包柏成 116
作者的话	120
主要作品、论著	121
主要文章	122

一诗一画总关情（代序）

徐志达

今年夏季异常炎热，临窗闲读，竟亦汗流浹背。未伏那天下午，从电子邮箱收到黄澄钦先生发来的四十余幅惠州西湖棹歌诗意画，打开逐页细品，一首首古韵悠扬的棹歌，伴随着一幅幅笔墨淋漓的画图；宛若和风拂面，顿觉气爽神清。先生借“浮屠孤峭插云烟”来状写风姿秀拔的泗洲古塔；用“一片湖光万顷蓝”来表现明净如镜的丰鳄二湖。他写渔夫晚归，悠然自乐，“湖船携酒看残霞”；写仕女郊游，芳心萌动，“踏青都上六如亭”。他还写春水碧波，“风来湖上见鸥轻”；写夏雨蛙鸣，“莲叶莲花争出水”……先生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前人的诗意融入自己的画境，诗与画交互辉映，相得益彰，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年西湖的四时美景和一方风情。这些表现鹅城湖山之美和民俗之美的作品，凝聚着先生对家乡深挚的情感记忆，凸显其理性的历史解读和开放的当代思考。如此较系统地以惠州西湖棹歌为题材来绘画组图，先生开了先河，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惠州西湖初辟于汉晋之际，筑于临湖银冈岭上的东汉伏虎台和东晋龙兴寺，开启了人文与自然在西湖结缘的漫长历程。唐至五代，湖区又先后兴建泗洲塔、天庆观、永福寺等。及至两宋，保护、建设和利用西湖，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景观逐渐增多，“台馆为广东之胜”（南宋王象之）。西湖旧称丰湖，取其“施于民者丰矣”之意。“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明张萱），北宋绍圣年间贬居惠州的大文豪苏东坡，是历史上第一个把丰湖称为西湖的人。东坡之后，天下名士纷至沓来，凭吊苏迹，游湖探胜，把盏吟咏，留下了大量诗文，为西湖扬采增华，惠州的文化底蕴因此而愈发厚重，知名度迅速提高。明清之后，营建西湖的步伐加速，回龙寺、长寿庵、东岳庙、景贤祠、落霞榭、望湖楼、忘机亭、文星塔、清醒泉等人文建筑，错落于青山碧水之间，令人流连忘返。清康熙初，惠州通判俞九成是杭州人，曾写诗《西湖好》称赞惠州西湖，说是“徘徊堪永日，不异故园游”，与杭州西湖没什么差别。道光年间，另一位杭州人、著名书画家戴熙任广东学政，游览惠州西湖后则说：“西湖各有妙，兹以曲折胜。”指出了曲折幽深是惠州西湖的优点和特点。惠州西湖不但是享誉岭南的游览胜地，更是惠州的一个文化符号、文学意象，是无价之宝，其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拥有不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的西湖棹歌，就是其中之一。

“粤俗好歌”，惠州也不例外。嘉靖《广东通志》对惠州有这样的记载：“郡人好儒，文物不下他州……乡落之民，每当月夜，男女聚于野外浩歌，率用俚语。”清楚地表明在惠州民间，早就有以俚语放声高歌的习俗。民谣具备协调精神生活的功能，人们自编自唱自吟，“用以完善生活，抒发情感，宣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理想家园的向往”（罗曲主编《民俗学概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卖鱼沽酒即高歌”的“丰湖渔唱”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它是“乡落之民”“率用俚语”的口头文学，在当时未能登“正统”文化的“大雅之堂”，没留下片纸只字；但“丰湖渔唱”这颇具地域特色的民俗事象，却被方志史籍郑重录存。据明嘉靖丙辰《惠州府志·地理志》载，早在北宋治平年间，“丰湖渔唱”已被列为“惠阳八景”之一，成为展示鹅城风情的一扇窗口。在众多描写惠州的诗文中，“丰湖渔唱”被屡屡提及。如明代礼部侍郎杨起元在《重修拱北堤记》中就写道：“鹅城万雉，半入鉴光；渔歌樵唱，朝夕相闻。”又如进士顾言于嘉靖三十六年任惠州知府，游览西湖作诗曰：“素秋四山碧，袅袅天风鸣。日暮还野樵，渔歌起棹声。”正如民俗学者刘德龙教授所论：“文化与民俗在双向影响交叉渗透中演进。在已形成的文化与民俗中，尽管不少人把‘文化’看成是高雅的、上层的文化事象，而把‘民俗’看成是粗俗的、底层的文化事象，仍然无法改变‘民俗’是‘文化’赖以产生的母体这个事实。”在清代大量涌现的惠州西湖棹歌，正是脱胎于当地歌谣，特别是“丰湖渔唱”，在当时的语境下，文人根据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表达需要，对“朝夕相闻”的“渔歌樵唱”进行一系列的模仿和改造，明显地带上文人气息，但仍然留下了民谣的印痕。透过西湖棹歌，让我们看到鹅城文化一个美丽的侧面。

棹歌，即船歌，描写内容“多言舟楫之事”，吟咏形式“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清朱彝尊），与竹枝词同体别称。旧时文人描写水乡的竹枝词，多以“棹歌”、“渔唱”、“欸乃”等为标题。其词藻清丽，不避俗俚，朗朗上口，有浓郁的民歌风味。“《竹枝》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非仅诗境得以开拓，且保存丰富之社会史料”（近代唐圭璋），故其往往“可补方志所未备者”，历来被认为是“有韵之方志”。惠州西湖棹歌正可佐证上述观点。我们可以从“西湖之水三大溪”、“弱藻潜鳞皆可见”等句中，了解到西湖是由横槎、新村、水帘三支溪流汇流而成，湖水是那么清澈。从“拜神好到摸仔庙”、“栖禅寺里礼观音”、“朝云墓上去烧香”等句中，窥见当年惠州“见神就磕头，逢庙便烧香”的多神崇拜俗信；而一曲“西新桥下水苏苏，三月风吹白饭鱼。郎罩桥南妾桥北，两头莫放一头虚。”则描写旧时西湖渔家劳作的情景，其作者自注：“白饭鱼于三、九两月聚桥下，土人取之荐朝云，俗传朝云遗簪所化云。”可见鹅城民风淳朴。“寄言莫打水宝鸭，吓得鸳鸯不敢双”、“莫教全割湖云去，留取眠鸥浴鹭天”，更体现了人们对保护西湖生态环境的关切。此外，西湖的名胜古迹如孤山塔、大江塔、准提阁、元妙观、逍遥堂、红棉水榭、明月湾等；西湖的风物土产如莲藕、茨菰、菱角、藤菜、丹虾等，也都成为棹歌吟唱的题材。民间的风俗习惯就是民俗，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纵观惠州历代西湖棹歌，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贴近生活，表现民间百姓的习尚和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是文人表达乡土情结的歌谣。雅俗共赏的棹歌诗化了西湖的春夏秋冬，诗化了鹅城人的生活和心情。多年来，澄钦先生对这些棹歌广为搜集，反复吟诵体会，精选了其中部分优秀作品用作绘画的底本，在今年盛夏，独处小楼，挥汗泼墨，一气呵成地绘写了数十幅反映旧时西湖民俗风情的作品，并汇集成册，这是先生又一骄人的艺术成果，亦是一部乡土文化好教材，想必能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本质所在，而城市文化的基础则正是这座城市历史积淀下来的民俗。城市民俗，不仅展示着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风采、山川形胜，还反映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是城市文化之树赖以扎根成长的丰厚沃土。任何一座城市，都必须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进行建设和发展，才能使自己的城市形象别具一格。那些承载了城市历史文化和成长记忆的民俗传统，理应得到珍视，因为其见证一座城市的生命历程。惠州是东江千年古邑，做好历史名城这篇大文章，更需要我们注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梳理并加以利用。仅就惠州西湖而言，历代吟唱它的诗文不计其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质朴自然的民谣和艺术性较高的棹歌亦自不少，如何充分利用好西湖文化这块优质资源，为建设幸福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窃以为是一项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为了让后人了解和记住鹅城的民俗文化，澄钦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以自己的才华，努力不懈地践行，硕果累累，着实难能可贵。

黄澄钦先生是惠州水土养育成长的画家，青年时期曾在省城著名高等学府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专业知识扎实，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尤喜丹青。现年事虽高，仍“言必称西湖”，探索无尽，笔耕不辍，此前已有《苏轼寓惠诗意画》、《画说惠州西湖》、《鹅城旧事》等画集和著作出版，可以期待，此后还将有更多的作品问世。明代士大夫、著名书画评论家、博罗人张萱曾感叹：“为问西湖千载后，有人能否补西园。”一直以来，先生坚持认为包括西湖棹歌在内的西湖文化是最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立誓要“补西园”，为了传播“心中那一片湖”而倾注极大热情，显现一个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澄钦先生曾于2013年为拙文《足以丰富和拓展惠州旅游内涵的桢山历史文化》绘写了配图《桢山历朝文物示意图》，那是一次愉快的文化携手。而这次，当我重温惠州民俗事象和补课民俗学理论的时候，恰逢先生正在潜心描绘惠州西湖棹歌组画。在探究惠州历史文化的道路上，我又与先生不期而遇，相信这又是一次令人回味无穷的美丽邂逅。

写于2014年中秋惠城南湖畔娱亲堂

作者系广东省人大原常委、民建广东省委原副主委、惠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

惠州西湖的守望者

——读黄澄钦《惠州西湖画境》有感

何志成

据古老传说，惠州西湖起源南北朝时谢灵运梦游罗浮。当时谢灵运按照梦境的启示，乘着一只二头竖起的小木船（传说中的木鹅）从广州出发，游完罗浮后至增江与龙江（东江古称）交汇处，再溯龙江而上，来到古惠州。那时惠州城区江、湖连成一片，水天茫茫，谢灵运只能在小船里过夜；第二天谢灵运爬上一个小山（今鹅岭）游玩，并在那里升天了（实则在广州被诛，后人讳说其人其事），留下的那只木鹅变为一块陆地，把江湖隔开。入隋后，隋文帝在这块木鹅变成的陆地设立循州（惠州）总管府，开创了惠州成为州（府）治的历史。而郡城之西的大片洼地，因有鳄鱼潜伏水中，被称为“鳄湖”。（苏轼寓惠作《西新桥诗》注曰：“桥下旧名鳄湖，盖尝有蛟鳄之类。”）

入宋后北宋咸平初（998），太常丞陈尧佐为开府推官，因坐言事切直，贬潮州通判，咸平二年又典惠阳郡。陈尧佐来到惠州后，深感惠州文化深厚，酷爱惠州溪山景物。他居惠期间写有一首诗曰：“附廓水连山，公余独往过；疏烟鱼艇远，斜日寺楼间。”此时惠州西湖已开始成形。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陈称任惠州知州，见堤坏湖涸，始对西湖进行人工治理，筑平湖堤，方便郡人获取苇藕蒲鱼之利。同时还首次提出了“惠阳八景”：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在这“惠阳八景”中，除“鹤峰晴照”在水东归善县治、“荔浦风清”在水北江边外，其余都在西湖风景范畴。

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惠州知州林俊作《丰湖集序》曰：“湖之润，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民之取于湖者，其施已丰，故谓之丰湖。”后将鳄湖称为“丰湖”。北宋绍圣三年（1096），贬居惠州的苏东坡将爱妾王朝云葬在丰湖孤山之后，作诗曰：“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又将丰湖称作“西湖”。

惠州西湖之出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轼贬居惠州，助道士邓守安和僧人希固筑东新、西新二桥；为天庆观、永福寺题额；筑放生池于鳄湖，葬朝云于栖禅寺下；涉足逍遥堂、罗浮道院、大雁塔、披云岛等地。足履之处，皆成为西湖重要名胜。至明末清初，西湖发展进入全盛时期，晚明诗人祁豸佳来到惠州游览西湖时，见到的是“平章甲第半湖边，日日笙歌入画船”的盛世景象。

入清后，顺治、康熙年间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如今释、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潘耒、王士禛、朱彝尊、徐乾学、赵宏灿等近六十人相继来到惠州，与本地学者进行文化交往，切磋文艺，唱和西湖，写下了不少有关惠州西湖景物的作品，共同掀起以吟咏西湖人文景观为主要内容的“西湖文化”热潮。远在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闻惠州西湖之名，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派钦差大臣苗寿理、蕃院郎中朝尔代、养心殿监造李秉忠、武英殿监造布尔赛及西洋测绘师麦大成、汤尚贤一行六人来到惠州，对西湖进行测绘丈量。他们对西湖一山一水、名胜景物，咨询详细，绘图制表，极为郑重。连续工作十日后才返回朝廷，进呈御览。康熙皇帝这一国之君，在日理万机中仍挂念远在岭南边陲的惠州西湖，实为少见。

清代惠州文人庾熙在其撰写的《西湖赋》中，说到惠州西湖人文鼎盛时曰：“人因地杰，地以人灵。”此说一点不假。惠州西湖优美的山水，千百年来不但孕育着惠州一代又一代人文精英，同时也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惠州西湖的建设者和守望者。惠州西湖的建设者，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宋代陈称、明代李玘、清代吴騫、民国陈炯明等，他们大多是惠州的父母官，为营造西湖、保护西湖、点缀西湖作出积极贡献。惠州西湖的守望者，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宋代梅蟠，明代张萱、陈运，清代邓承修、江逢辰，民国张友仁、李长天等，他们泽润西湖山水、美化西湖山水、传播西湖山水、守望西湖山水，使西湖山

水之美在艺术上得到升华。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惠州西湖的守望者——黄澄钦君。

黄澄钦君是惠州市城区人，1939年出生于香港，196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惠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惠州市画院副院长，国家艺术委员会顾问，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画，工山水、人物、花鸟。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香港《大公报》、《广州美术研究》、《广东美术家画刊》、《中国文化报》等发表。自1992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苏轼寓惠诗意图》、《画说惠州西湖》、《鹅城旧事》等画集。在这批作品中，无论是他的《苏轼寓惠诗意图》、《画说惠州西湖》系统画集，还是他的《鹅城旧事》民风民俗画，我们都会发现澄钦君的艺术之根，已深深扎在惠州这块文化沃土中。透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澄钦君博学多才，深厚笃诚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在最近出版的《惠州西湖画境》中，澄钦君凭借自身对西湖的热情和对历史的了解，调动笔墨、色彩、线条诸元素，构成一幅幅感人的画面，重现了历史上惠州西湖壮丽的人文景象。

惠州西湖原有横槎、天螺、水帘、榜山等山川水源注入，湖面广阔，湖水清澈，故惠州城周遭村民近取湖利，亦渔亦农。他们朝耕暮渔，打鱼捞虾，卖菜买肥，棹舟一叶，穿梭往返于西湖碧波之中。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充满乡土气息和古城风情的丰湖渔唱，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西湖棹歌”。棹歌本是船工划水行船时所唱之歌，早在汉武帝的《秋风辞》中就有“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之句。唐张志和的《渔父》亦说到渔父“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夫棹歌还”的情景。对于惠州“西湖棹歌”始于何时，今已无考，但至迟在明嘉靖年间就有这方面记载。如惠州知府顾言在《游西湖记》中曰：“素秋四山碧，袅袅天风鸣。日暮还野樵，渔歌起棹声。”特别入清后，清初诗人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一出，更是风靡一时，用民歌创作手法的棹歌体诗歌大量出现，惠州也不例外。故同治年间惠州知府刘淮年作诗，有“莫漫杭州去，丰湖有棹歌。长堤青到岸，新水白无波”之句。

惠州“西湖棹歌”用方言独唱、对唱，融地名、人物、出产、典故于一体，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澄钦君的《惠州西湖画境》“西湖棹歌”中，集结了张萱、屈大均、何绛、宋湘、丘逢甲、黄遵宪、梁鼎芬、肖函芬、陈寿祺、江逢辰、黄佐等外地和本土诗人的四十多首西湖“棹歌”，与其娴熟质朴的画艺结合在一起，使《惠州西湖画境》更加璞玉生辉，耐人寻味。

惠州西湖历史源远流长，名胜古迹众多。在澄钦君的《惠州西湖画境》中，对西湖风景名胜的描写除给我们美的享受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补地方志中对西湖人文、景物、生态、风俗等方面记载之不足。当我们探索地方史志遇障碍时，可从《惠州西湖画境》中获得了解。如江逢辰在西湖棹歌中的“拜神好到摸仔庙，打鱼莫到放生池”，可知西湖原有“摸仔庙”、“放生池”等已湮没的景点；“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香”，可知以前惠城士女有到朝云墓烧香参拜的民风民俗；“寄言莫打水宝鸭，吓得鸳鸯不敢双”，可知以前西湖生态非常好，有丰富的禽类在西湖棲身；“怪道女儿颜色好，朝朝梳洗对西湖”，可知以前惠州城的姑娘，早上喜欢在西湖梳洗妆扮等。因此《惠州西湖画境》又有补充历史、续写历史、补正历史、彰显历史的作用。

在澄钦君这本《惠州西湖画境》画册中，无论是山水、明月、楼阁、花鸟、人物、渔船、庭院等，都散发着文化的幽香和历史的记忆，蕴藏着一种境界、一种生命、一种哲理。在这本画册中，凝聚了澄钦君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保留了惠州西湖大量的古迹、故事、传说、物产、风俗等资料，具有很高的地方文史价值。四百年前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发问：“为问西湖千载后，有人能否补西园？”请诸君读一读《惠州西湖画境》画册，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2014年10月于水东

彩墨饱蘸古今情

——从黄澄钦新著《惠州西湖画境》看其执著的文化追求

邓三君

·这个标题是按照澄钦先生向我表达自己在绘画中的设色观点而拟出的。

一次，一位好友请黄老画一幅集惠州著名景点于一体的长卷。草样出来后，朋友说不要着色，全墨画可否。黄老先生说，中国画发展到今天，设色已被广泛应用，且效果很好，为什么不用颜色表现呢？可见，设色用彩，在黄老的绘画中，是一大特色，亦是他国画技法的擅长运用。因此，我们所见到很多黄老的画都是彩墨设色的。而他笔下彩墨所表达的物象或人物，总是恰到好处，几近自然，不娇艳，不浮华，似有善妆女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美。

而这彩，远远大于绘画用彩术语的内涵，其饱含了黄老先生对惠州，对惠州文化的满腔热情、厚重情感与执著精神，成为他穷其一生的人生追求。

20世纪的广东，曾流行这样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那时，惠州的发展声势的确像一个原子弹，把全国的经济环境炸开了锅，一时热钱涌入，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理想主义者大批涌入惠州。而他们对惠州的印象却是文化沙漠！

的确，惠州那时所呈现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暴发户，到处是无序的开发，炸山夷地、打桩浇柱、机器轰鸣。人们为了钱，将土地翻来覆去地炒卖，甚至炒到不知道了土地最后的主人。世俗的尘埃将原本文化深厚的惠州蒙上了时代趋利的假象和污渍。然而，就有一些人，他们坚守惠州的文化，传承惠州的文脉，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像一个个清道夫，将蒙附在惠州文化大幕上的尘埃，一点一点擦去，逐渐露出灿烂的曙光。在这批人中，黄澄钦就是突出而典型的一位。

黄澄钦祖籍惠州，他出生于香港。香港日占时期，为躲避日本鬼子，他随长辈回到惠州，祖母的溺爱，听信神婆说“这孩子要喝东江水才能长大”，所以没有再返回香港。在记忆中，日本人的炮火和铁蹄对美丽惠州的摧残与蹂躏，使他也更加痛惜惠州。他长于斯，浸润在惠州的山水和人文里；他通晓了惠州的文脉与历史，因此，渐渐他把自己融入到了惠州的山水和人文之中，他的血脉中的那股殷红的血液，便在一次又一次精神演绎中得以升华，化成了一腔彩墨，描画惠州。

二

黄老从小喜爱绘画，虽然大学专业是生物，但对艺术的探索他总是孜孜不倦。后来他当上了惠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亦做过惠城区文联副主席。名为官员，可他骨子里却是一介文人。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应该是文化的“补西园人”，犹如东坡之佛缘一样。

所谓“西园人”，即是明代惠州博罗出仕的张萱，官至户部郎中，58岁那年罢归博罗筑“西园”，潜心治学，著有《西园汇经》、《西园汇史》、《西园古韵》、《西园闻见录》等千余卷，自号“西园公”。尽管张萱著作等身，有文被收入《四库全书》，为惠州留下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瑰宝，但是张萱还是遗憾地发出“为问西湖千载后，有人能否补西园？”的天问，历史不能断层，古今需要续缘；再则，文化亦需要推陈出新，否则将会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于是，黄澄钦就自觉地扛起了这面“补西园人”的旗帜，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

黄澄钦做文化官员的时候，他就开始致力于保护惠州文化，关怀惠州文化人。吴仕端、魏佐浩等惠州文化名人，在他们困难时期都得到过他的关心和帮助。当时的惠州市，相当于惠阳地区的“京畿”之地，黄澄钦尚文之举，影响了一些人，改变了一些观点，可谓影响之大矣！

他退休后，常骑一辆旧单车，往返于居所与“澄钦画室”，沉浸在惠州文化的发掘与探索、传承与光大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先后出版了《苏轼寓惠诗意画》、《画说惠州西湖》、《鹅城旧事》等著作。他用殷红的心血、艰涩的汗水和阔达的智慧，不断兑现自己的承诺：甘愿默默做一个“补西园人”。

黄澄钦极为关注社会的健康发展，他总是呼吁文化保护，重视惠州历史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他反对不计人文生态环境的发展。他多次到潼湖采风，创作了《保护潼湖湿地》，在《广州日报·赢周刊》发表，并自费印制成2011年贺年卡，发送社会，为保护惠州生态鼓与呼。此事得到徐志达的重视，多次在省人大常委会呼吁保护惠州潼湖湿地。

三

黄老历尽寒暑，追星赶月，锱铢必较，精益求精，一部精美的《惠州西湖画境》诞生了。

《惠州西湖画境》收集作者绘画85幅，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56幅是古今名家咏西湖诗句里的画境。这种集名家诗歌与绘画一体的表达方式，是诗歌与绘画两种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表达；是跨界艺术形式相互辉映、相互关照、相互镶嵌的艺术再造；是历代艺术家对惠州西湖一脉相通、穿越时空、跨越古今的联袂激情讴歌！这种新品的尝试，既显历史的厚重感，又显时代的穿越感，还显现代的明快感。本书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是多方面的，因此这部书的出版不仅是画坛的盛事，亦是诗歌、地方史、民俗、文化界的盛事。我曾有言：黄澄钦是惠州地方文化与民俗的活化石。

书中遴选了从明代的大儒张萱，到清代的名流江逢辰、宋湘、梁鼎芬、丘逢甲、黄遵宪、屈大均等的著名诗章，这些灵光四射的诗歌瑰宝，无不散发出惠州西湖的钟灵毓秀。而澄钦先生透悟诗理，执迷其中，将隐含在诗章中的风光、人物、意蕴、情趣，用绘画的形式加以提炼表现，让读者不仅产生文字的思维效果，更有色彩的视觉效果。果真是一诗一画一西湖，亦乐亦醉亦陶情啊！读着这些诗画，无论我们是谁，官员、百姓，你又怎不涌起更加珍惜西湖，保护西湖，爱护生态的惻隐之心呢。

也许这就是本书意义的纵深所在吧。而揭示这个纵深意义的浓彩之笔，饱蘸的是赤子拳拳之心的满腔热血。

2014年9月26日 于闻之居

作者系惠州市市场物业管理总站宣教中心主任
《惠州全民素质论坛》杂志主编
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歌续短歌，请君侧耳听

——观黄澄钦老师《西湖棹歌》图有感

曾荣玲

西湖棕山侧，澄钦画室坐落其间。绿萝绕屋，茶香袅袅，客朋去来随意。长条画案旁，黄老气定神闲，提笔似棹，墨色洇染间船已划入西湖的秀邃中。笔墨飞舞，宾客敛眉静观，那波光便一层层从历史深处荡漾开来，湖光、鸟影、幽独、喧嚣——来到眼前。

画境中的西湖，那条名叫廉让之间的水路在缓缓流淌；白饭鱼轻灵的回脊正在湖面上闪光；半径渔樵者的互答声还在山中起伏；水面上，那远远近近的棹歌声随风而来，词音婉转，观者正欲侧耳细听……纸声悉索，冷不防，那条叫帅哥的虎皮猫，不管不顾跳上画案，黄老停笔，轻抚虎头：好好玩去，莫要胡闹！帅哥听懂，欣然一跃，逍遥它去。

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观者肃然，起问黄老：“何时起意，描绘西湖棹歌图？”黄老并不多言：“看画。”

万历三十九年，“白发骚更短，浑欲不胜簪”的张萱罢官还乡，他青衣长袍行吟西湖，家国忧思让他感慨万千。湖山无语，张萱却听到一个声音自彼岸响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是东坡在吟哦召唤！坡公，那是一个拥有着怎样心胸的伟岸之士。为官造福一方，诗词歌赋如珠玑闪烁，他曾借用笔下人物艾子之口改写过观音经：“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都没事。”——用毒药害人和被害之人在观音的慈悲护念下，两家都得平安。在东坡广阔无垠的内心世界，即便受尽万千肆虐，依然仁爱世间，甚至恶人；无论穷达变幻，内心光芒不减，一念兼济天下。西湖的万顷烟波曾陶冶润泽了落魄的东坡，也消融了张萱的积愤，在西湖的荷声橹影里张萱静下来并自号西园，定下心梳理辑录此生的见闻。这一静一定就是二十年，成就了一百零七卷的《西园闻见录》。

人虽老去，心若赤子，西园公写道：“持蟹嗅英烟雨际，黑甜软饱水云边。”昔时的中书舍人已是位“半农半圃半渔船”的闲散之士，临风撒网，陶然忘机。但孤月秋风，他一任浮舟千里，琴音独抚，他唱道“前知后有西园公，能为东坡补其缺”，他还唱道“西湖幽独好谁论，可是东坡宿种根”众山应答，水音解语，西湖的湖山水月已深谙诗人心志：文以载道，西园公的情怀已与坡公同脉和流，笔墨在手，情怀在心，此脉此流必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流淌。

观者至此，愀然色变。黄老只是颌首：看画！

黄老为张萱所作《西湖棹歌》系列中的最后一幅极富深意：西园公须髯飘飘昂立于湖山之上，飞鸟翔集，气象万千，远处东江帆影数点，好一幅宏阔的天开画图，西园公一字一顿向天而问“为问西湖千载后，有人能否补西园？”洪钟大吕之声响起，天问激荡，观者几欲站立难稳……西园公的棹歌在黄老的画境中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沧桑样貌，这是一首热血男儿的棹歌：有慷慨激昂，有沉郁自省，有洒脱天然，有清醒担当。当然，还有对世间儿郎的殷殷叮嘱和期盼！

张萱去后二百年，那位“行尽江山见此才”的惠州士子江逢辰日日于湖上行吟。此时的江雨人还未曾感时伤世，未因母丧而自戕自伐形销骨立，他韶华正好，曙光玉立，面对西湖的丰沛富饶他吟出了心中的棹歌，词曲美好，似豆蔻梢头的春意。他感恩月光，在不同的时空下，在相同的地方，他和坡公仰望的是同一轮清辉。他歌唱黄塘井水清甜如蜜，歌唱红寺青林的湖上春光。

在江逢辰的词句里，那被西湖水滋养的女子，美丽康强却不柔弱，她们和心上人一起摇橹到摸仔庙，大方而庄重的祈求神佛恩赐多子多福；面若芙蓉的女儿们以西湖为镜，临波梳洗，皓腕霜雪又不扭捏作态，她们朗声欢歌却又真诚告诫渔者要爱惜生灵，不得到西湖放生池打鱼，崇尚自然是她们血脉中的传承；最值得称道的是，她们年年相约去朝云墓敬香，她们恭敬这位奇女子，朝云之美似一朵彩云下

巫峰，可以在华筵上舞扇歌衫技惊四座，可以在困境中汗洒垄亩粗服乱麻，可以为爱舍身相伴，即便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爱人的怀里，她还可以淡定地诵出《金刚经》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人生最艰险的时刻，她毅然陪伴着东坡奔赴“荒蛮”的岭南，在生命谢幕时，她又用妙悟的洒脱开解至爱，仿佛即将还乡者对送行者的慰安。自此，东坡与朝云的故事，传唱成惠州西湖永恒的话题！朝云，这个晓大义、有智慧的奇绝女子成为西湖女儿们心中的神女。难怪旧时每逢朝云生日，惠州倾城仕女会到墓前种花，以纪念这位玉骨冰心，东坡愿意“相见一千年”的佳人。

湖风翠湿拂面，满眼野花杂树，观者至此已笑靥温润。以江孝子的诗句为引，以黄老的画笔为境，一首首温情款款的棹歌从湖上响起，歌声中有女儿欲语还羞的心事，那里是“桃花一株柳一株”、“横槎源水响琤琮”的梦中仙境，是“处士乡”，是情歌飞扬的地方。

踏着棹歌，岭南才子宋湘来过。饱读坡公诗句，揽尽西湖胜景，他揶揄道：卢橘杨梅烂不收，荔枝龙眼出墙头。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黄老在画境中，替坡公回应了宋太守：红实累累间，坡公豪情依然，举杯邀客，似在朗念渊明词句：此间真意，欲辩忘言！丰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曾徜徉西湖多年，这位晚清奇才、怪人、执拗之士在传道授业解惑之际，竟被这一方轻波摇软了男儿心，他在棹歌中唱道：旧观圆通忆往时，苍松翠柏最相思。初更月出书声起，亲到敲门课楚辞。在黄老的画境中，师者踏月而来为红颜知己课授楚辞，红瓦黛墙内佳人芳姿依稀，书声早已伴着松声响起，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湖月波光又传酿了一段佳话。

董其昌曾言：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黄老笔下的西湖，设色清丽明快，有着浑然天授的质朴之态。七十年湖山长养，黄老与西湖相看两不厌，四时云气变化烂熟于胸，“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湖山人物，黄老随手画出，皆自传神。而这“神”源于心中绵绵不绝之爱！甚爱必大费，必忧心于斯，奔走于斯。“补西园”的责任，对湖山改容的担心焦虑，让黄老一日不得辍笔，有时甚至激动的像个愤青。

棹歌暂歇，黄老也画钟馗。画纸悚悚而抖，须臾，豹头环眼、铁面虬髯、正气满胸的钟馗袍袖带风现身案几，未及完工，黄老忽又停笔。客问：何故？黄老正色曰：捉鬼去也！——言语机锋，借画喻心。

观黄老笔下之西湖：桃园日暖还在，鹤峰返照还在，水帘飞瀑还在，荔浦风清还在……西湖历史文化的积淀还在。人生七十不言老，文如其人，画如其人，风骨硬朗的黄老顽强的用画笔坚守着西园公的情怀。那些在棹歌词赋中传扬的西湖美景，那些清雅素朴的人情风物，世人有幸，仍然能在黄老的画境中窥见一斑。试问诸君，百年后，吾辈留给后世子孙们描画的西湖，将又是何样光景？

观者沉思，帅猫却不知从何乘兴而归，柔肢长腰一伸颓然高卧画案，猫眼斜睨：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客自会意，起身告退，栅门虚掩，主人不送。不远处，西湖波光如昔，有棹歌声似隐约而起。

10月5日作于守拙斋

西湖棹歌

明·张萱

【作者简介】张萱（约1553—1636，一作1557—1644），字孟奇，号九岳山人、青真居士，别号西园，博罗人。明万历十年（1582）举人，授殿阁中书，历官户部郎中，官至平越知府。万历末迁内阁敕房办事、中书舍人。曾参与编修国史，入侍经筵，得窥秘阁藏书。他熟于典故，周见博闻，通经史、工书法、工绘画、精鉴赏，是晚明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常与王世贞、王穉登、董其昌等交往切磋，以画论著称。

万历三十九年罢归后，于博罗县城榕溪之西筑“西园”，以读书、藏书、校书、著述为乐。积二十余年辑成《西园闻见录》一书凡一百零七卷，上起洪武下迄万历，分为三编：内编以表德行，专重行谊；外编记载政事，依官为次，自内阁、宰相、六部、台谏以至外官内臣，分众事而归隶之；方伎、鬼神、灾祥等无所归属者，则为杂编。书中节录的大量奏疏多出邸报，史料价值较高，有助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职官制度之演变。其中兵事部分多达三十二卷，对建州女真记载尤详。

他收藏宏富，图书达万卷以上，在西园设有“论世斋”、“汇史楼”、“黛玉轩”、“函雅楼”、“癖古斋”等多处专室储藏。他著作甚丰，除《西园闻见录》外，尚有《疑耀》、《汇雅》及《续编》、《秘阁藏书录》、《东坡寓惠集》、《西园画评》、《西园集》等，其中《疑耀》被《四库全书》著录，《汇雅》及《续编》被《四库全书》存目。



万里投荒白发臣，栖栖数口合江滨。
却为湖中了公事，故令岭外苦行吟。



行吟岂是湖山主，不放西湖入佳句。
逐臣幸饱惠州饭，敢向湖山添口语。



湖山之灵更有说，东坡先生果奇绝。
前知后有西园公，能为东坡补其缺。



且留惠州一幅画，付与西园细描写。
西园老矣可若何，年来亦是行吟者。



生长西湖六十年，半农半圃半渔船。
持蟹嗅英烟雨际，黑甜软饱水云边。



城头日落不归去，篝灯远近如流萤。
永福寺前钟一动，临风短笛渔三弄。



孤棹最宜孤月上，水鸟无声秋沆漭。
人在水壶琴一弹，永夜众山皆答响。



园公更喜雨中游，荷声淅沥橹声柔。
烟鬟今已沐西子，画桨何须载莫愁。



万顷烟波湖一曲，人濯其纓我濯足。
结茅懒住罗浮山，却向西湖伴幽独。



西湖幽独好谁论，可是东坡种宿根。
为问西湖千载后，有人能否补西园？



万里投荒白发臣，栖栖数口合江滨。
却为湖中了公事，故令岭外苦行吟。

69cm X 46cm



行吟岂是湖山主，不放西湖入佳句。
逐臣幸饱惠州饭，敢向湖山添口语。

69cm X 46cm